

安家

□ 葡萄 (北京, 白领)

几年前, 徐嫣拿出全部积蓄在这个海边小城买了房。那会儿, 免费看房的摊子支在商场、写字楼和她租住的小区门口, 想不注意都不行。几年后, 徐嫣带着妈妈、儿子把行李拖到荒凉的海岸, 没有一个人是认识的。夜黑尽后, 甚至没有几家亮着灯。

“妈妈, 这就是我们家吗? 我们以后就住这儿?” 小孩子的眼里写着失望, 转身望了一眼姥姥。

徐嫣有些不悦, 但仍捧着笑脸说: “对呀, 就住这儿。你看这有海, 多漂亮呀。壮壮不是喜欢看海吗? 这儿没人跟你抢, 想玩什么, 想玩多久, 妈妈都陪你。”

壮壮又转身看了看海, 空无一物的失落感没得遮掩, 可扭头又冲妈妈咧嘴一笑, “好!” 徐嫣本不期望孩子, 哪怕他哭一哭闹一闹, 也好过突然懂事给人的心酸。

自打壮壮记事, 徐嫣从没跟孩子长住过。办公室就是她一天24小时的栖身之所, 一张翻身就能掉下去的行军床, 便是她每晚做梦的地方。不管困倦还是失眠, 她睡着和醒着的梦里都只有一件事, 赶快赚钱买个属于自己的房子, 把儿子、老妈接来。

海边的房子不小, 三居室的宽敞空间里, 崭新家具上蒙着的塑料布早已失去从前的透明度。姥姥性子急, 掀开就要打扫。壮壮咳了两声, 徐嫣立马去开窗户。“妈你别动了, 我来。”“壮壮, 你先去里屋待着去, 拿着自己的行李。”

孩子把卡通行李箱拖进屋子, 万向轮在蒙了灰尘的地板上留下两条车辙似的印子。徐嫣看着这两道印子, 怔了半晌。这么些年, 她没用过一个万向轮的行李箱, 都是捡最便宜的应付每周一次的跨城往返。

每每有同事看不下去, 劝她“经常用



漫画 / 崔泓

的东西, 得买个好点儿的”, 她都要展开一张笑脸, 回答: “稀烂贱的, 折腾坏了也不心疼。”毕竟, 别人眼里的通勤在她徐嫣这儿简直是一场“小型搬家”。偌大的箱子里不仅有单位发的洗发水, 打折买的童话书, 甚至还有穿了一个礼拜的脏衣服, 等着送进150公里外的某台洗衣机。

“你下单的时候, 直接发回家不好吗?” “哎呀, 不行! 我得亲自拿回去, 才有回家的仪式感。”真是这样, 每次回家一进门, 徐嫣都要立刻蹲在门口, 打开箱子, “壮壮快来, 看妈妈给你带什么了?” 要不都不好意思进这个家门。

也就是这一瞬间存于想象中的“不好意思”, 让徐嫣这心碎得七零八落。辛辛苦苦凭一己之力赚钱养家, 却好像把自己过成了“外人”。必须尽快买房了, 哪怕偏点儿, 远点儿, 只要能和家人住在一块儿。

这一疼, 立刻把徐嫣疼成了不必忽悠便着急签约的购房客户。一个取外卖的晚上, 当她走下黑漆漆的写字楼, 准备接受一份毫无食欲的果腹之物时, 另一边准备收摊的易拉宝吸引了她的脚步, 一直把她吸引到这座不起眼的海边小城, 为自己安下一个家。

“妈妈, 你看, 我带来些什么?” 门框边露出一颗小脑瓜, 笑嘻嘻吃着饼干。徐嫣眼见他掉了一地饼干渣儿, 也不知怎么, 竟没立刻弯腰去扫, 只是轻巧地踩了过去。任它黏在鞋底, 带进屋里, 带去每一个完整属于她的角角落落。

“你有啥好东西是我不知道的? 还不是我给你买的?” 徐嫣把数落用在这儿了, 语气却是甜的。

“哎呀, 你不知道。”小孩子稚气地摆出神秘的表情, 从卡通行李箱里掏出几个小本子, “喏, 就是这个。”

“这都啥呀?” 徐嫣逐一翻看, 里面没有一句话, 满篇都是日期和计数的“正”字, 让人摸不着头脑。

“这些是我忍妈妈的记录。”

“忍妈妈? 啥意思?”

“妈妈每次冲我发脾气, 批评我考得不好, 不听话, 我不高兴, 都往这儿记一笔。”徐嫣一阵寒颤, “有这么多吗?”

“就这么多。但我从今天起不记了。”

“壮壮以后不惹妈妈生气了, 对不?”

“不是, 壮壮以后不用忍了! 以前忍, 是怕我顶嘴的话, 妈妈就不回来看我了。现在我就不用担心了, 妈妈天天都和我在一起!”

徐嫣又气又笑, 假意去关窗的工夫, 扑簌簌流下泪来。